

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

罗朝阳

兴安盟本级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 内蒙古 兴安盟 137400

摘要：城市更新背景下，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面临协同发展、历史文化保护、可持续发展及公众参与等多重挑战。本文通过分析两者关系，指出城市规划为建筑设计提供框架指引，而建筑设计通过空间实践反哺规划优化，二者需动态协同以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。针对规划与设计脱节、历史保护与更新矛盾、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地困难、公众参与与机制缺失等问题，提出加强跨阶段协同合作、构建分级保护与活态传承模式、推广绿色技术与生态基础设施、建立参与式规划平台等策略，旨在为城市更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，推动城市向宜居、韧性、智慧方向转型。

关键词：城市更新；城市规划；建筑设计；问题与策略

引言：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，城市更新成为优化空间结构、提升功能品质的核心手段。传统“大拆大建”模式逐渐被“有机更新”取代，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角色从单向指令转向互动共生：规划需统筹宏观目标与微观需求，设计则需平衡功能创新与文化遗产。然而，当前更新实践中仍存在规划指标僵化、历史空间空心化、生态效益边缘化、社区利益忽视等问题，导致城市特色流失与资源浪费。并聚焦城市更新语境，探讨规划与设计的互动关系，剖析现存矛盾，提出协同化、人性化、生态化的策略体系，为构建“以人为本”的城市更新模式提供参考。

1 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关系

1.1 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指导作用

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性框架，为建筑设计提供宏观约束与方向指引。其通过土地利用规划、功能分区、交通组织等核心内容，明确建筑设计的空间边界与功能定位。例如，规划中确定的居住、商业或文化用地性质，直接限制了建筑的类型与业态组合；容积率、建筑密度等指标则约束了建筑的体量与形态，避免无序开发。此外，规划中的公共空间布局、绿地系统规划等要求，推动建筑设计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，需兼顾与周边环境的生态衔接与视觉协调。规划的长期性与系统性特征，促使建筑设计从单一项目思维转向整体空间逻辑，确保城市形态的有机生长与资源的高效配置^[1]。

1.2 建筑设计对城市规划的反馈作用

建筑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的微观实践，通过具体空间营造反哺规划的优化与修正。其反馈作用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验证规划的可行性，例如建筑布局对交通流线、日照间距的实地测试，可能暴露规划中未考虑的细节问题，为后续调整提供依据；二是推动规划创新，建

筑设计中涌现的新技术（如垂直绿化、装配式结构）或新模式（如混合功能开发），可能促使规划修订相关标准，以适应发展需求。此外，标志性建筑或公共空间的设计，常成为城市形象的载体，其社会反响可能引发规划对文化保护、公共利益等价值的重新审视，形成“设计-实践-规划迭代”的动态循环。

1.3 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协同发展

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协同是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规划需打破“自上而下”的刚性管控，通过弹性指标（如容积率奖励、功能兼容性）为建筑设计留出创新空间；建筑设计则需超越单体思维，主动呼应规划中的生态网络、慢行系统等结构性要求，实现“点-线-面”空间联动。两者的协同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：规划需预留发展弹性，避免“一规定终身”，而建筑设计需通过模块化、可变式设计，适应未来功能转型。通过建立跨阶段沟通机制（如联合工作坊、数据共享平台），规划与设计可形成“目标共识-方案共谋-实施共管”的闭环，共同塑造兼具效率与温度的城市空间。

2 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面临的问题

2.1 规划与设计的脱节问题

城市更新中，规划与设计的脱节常体现为“目标与落地的错位”。规划阶段侧重宏观功能布局与指标控制，却因缺乏对场地微环境的深度调研（如地形高差、日照轨迹、社区活动模式），导致规划成果（如交通流线、公共空间分布）与实际使用需求脱节。设计阶段则因未充分理解规划意图，过度聚焦建筑形态创新或功能效率优化，出现建筑尺度突破规划控制（如超高层建筑破坏天际线）、空间布局违背整体逻辑（如商业建筑阻断步行连廊）等问题。这种脱节使更新项目常陷入“规划合理却难用、设计新颖但不实用”的困境，最终导致

空间资源浪费或使用效率低下,难以满足居民对宜居环境的期待。

2.2 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的矛盾问题

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的矛盾常表现为“保护”与“活化”的冲突。保护方强调保留历史空间的原真性(如传统建筑结构、装饰细节),但过度保护可能导致空间功能固化,难以适应现代生活需求(如老旧民居缺乏无障碍设施、消防通道狭窄,或历史街区商业同质化严重);更新方追求空间活化与经济效益,却可能因过度改造破坏历史记忆(如拆毁真实历史建筑新建仿古商业街,或用现代材料覆盖历史立面,导致“假古董”泛滥)。这种矛盾使更新项目常陷入“拆与留”“新与旧”的争论,最终要么因保护过度导致空间闲置衰败,要么因更新过度割裂历史文脉,难以实现文化传承与功能更新的有机统一^[2]。

2.3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实问题

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更新中常面临“理念与行动”的落差。规划与设计阶段虽明确生态优先、资源循环等目标,但实际落地时因成本、技术或认知限制,常出现“符号化”落实:如仅在建筑立面添加绿色装饰(如垂直绿化)而非真正采用可再生能源(如太阳能、地源热泵),或规划大片绿地却因后期维护不足沦为荒地;同时,可持续设计多聚焦单一维度(如节能),忽视空间与社区、文化的协同(如为追求日照间距牺牲邻里交流空间,或为绿化率指标减少停车位导致居民不便)。这种“重形式轻实效”的落实方式,使可持续发展沦为口号,难以真正提升城市的生态韧性与居民的生活质量。

2.4 公众参与不足问题

公众参与不足常表现为“形式参与”与“实质缺位”并存。更新项目中,公众虽被邀请参与意见征集,但参与渠道多限于方案公示阶段的问卷或座谈会,信息传递单向化(专业团队讲、公众被动听),缺乏深度互动(如共同调研、方案共创);公众意见也常因“专业门槛”被简化处理(如将复杂需求归纳为“增加绿化”或“减少施工噪音”),难以影响核心决策(如功能布局、建筑高度)。此外,参与主体多局限于部分活跃居民,弱势群体(如老年人、租户、低收入者)的声音常被忽略,导致更新成果偏离社区真实需求(如公共空间设计忽视老年人活动习惯),最终引发使用不便或认同感缺失,甚至激化社区矛盾。

3 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策略

3.1 加强规划与设计的协同合作

城市更新中,规划与设计的协同合作是提升空间质量、避免功能冲突的核心。(1)需建立“前置沟通”机制,在项目启动初期,规划团队与设计团队共同参与场地调研,从不同专业视角梳理现状问题(如交通拥堵、空间割裂、功能单一等),并共同制定更新目标。规划侧重整体功能布局与资源分配,设计关注具体空间形态与用户体验,通过前置沟通,双方能提前识别潜在矛盾,例如规划中的公共空间可能因设计尺度不当而难以使用,或设计中的建筑造型可能破坏规划的天际线控制,从而在方案初期调整优化,减少后期修改成本。

(2)需推动“技术融合”实践。利用数字化工具(如BIM或CIM平台)搭建协同工作界面,将规划的用地指标、设计建筑的结构数据、景观的生态信息整合至同一模型,实现多维度数据实时共享与动态更新。通过技术融合,规划可直观看到设计对空间的影响(如建筑密度对微气候的改变),设计也能根据规划的弹性范围(如容积率浮动区间)灵活调整方案,例如通过共享庭院设计满足绿地率要求,或通过立体交通组织优化规划的交通流线,提升协作精准度。(3)需培育“价值共识”文化。规划与设计团队应通过定期研讨、联合工作坊等形式,围绕更新项目的核心价值(如文化传承、社区活力、生态效益)形成共识,避免因专业视角差异导致目标偏离,确保协作始终服务于共同目标^[3]。

3.2 平衡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

城市更新中,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的平衡需兼顾“原真性留存”与“适应性发展”。(1)建立“分层保护”的认知体系,对历史空间进行价值分级:针对核心历史要素(如传统建筑结构、特色装饰构件),需严格保留其物质形态与工艺细节,避免因更新破坏历史信息的完整性;对于非核心部分(如建筑内部空间、附属设施),则可结合现代需求进行适度改造,例如通过结构加固、设备更新提升使用安全性,或通过功能置换(如将闲置民居改为文化展馆)激活历史空间的当代价值,实现“保护中发展”。(2)需探索“新旧共生”的设计语言。更新中应避免简单复制历史符号或完全割裂传统风格,而是通过材质、色彩、尺度的呼应建立新旧对话。例如,保留历史建筑的原材料(如砖石、木构),新介入部分采用透明玻璃、轻质金属等现代材料,形成虚实对比;或在新建筑中提取传统建筑的屋顶坡度、窗棂比例等元素,以抽象化手法重构现代形态,既延续历史记忆,又体现时代特征。(3)需构建“使用导向”的活化机制。历史空间的保护需以持续使用为前提,更新中应优先植入与社区生活紧密相关的功能(如

社区图书馆、手工艺工坊），通过日常使用增强居民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；同时设置弹性空间，允许功能随需求变化调整，避免因功能固化导致空间闲置，确保历史空间在更新后能真正融入当代城市生活。

3.3 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

城市更新中，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需从空间、资源与社区三方面构建系统性实践。（1）“生态优先”重构空间逻辑。更新项目应主动修复场地内的自然系统，例如通过保留原生植被、疏通被阻断的水系，恢复生态廊道的连通性，为城市提供碳汇与气候调节功能；同时将绿色基础设施（如下沉式绿地、透水铺装）与建筑、景观深度融合，形成“海绵化”的空间网络，减少暴雨内涝风险，降低对人工排水系统的依赖，实现空间与自然的共生。（2）“资源循环”优化物质利用。更新中应优先采用可再生材料（如竹材、再生钢材）与低碳技术（如装配式建造、光伏一体化），减少施工阶段的能耗与废弃物；设计阶段需注重建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，通过模块化设计、可拆卸结构延长建筑使用寿命，避免因功能过时导致的拆除重建；同时建立能源与水资源的内部循环系统，例如利用余热回收技术为社区供暖，或通过灰水回用满足绿化灌溉需求，降低对外部资源的消耗。（3）“社区参与”培育可持续文化。更新项目应通过功能混合布局缩短居民活动半径，减少通勤能耗；设置共享空间（如社区农场、工具图书馆）鼓励资源交换与协作，降低个体消费需求；并通过工作坊、展览等形式引导居民参与可持续设计决策，增强其对低碳生活的认同感，形成“自下而上”的可持续实践模式。

3.4 提高公众参与度

城市更新中，提高公众参与度是确保更新成果贴近需求、增强社区认同的关键。（1）需构建“全流程参与”机制，打破传统更新中公众仅在方案公示阶段被动反馈的模式。从项目启动初期的场地调研开始，便邀请居民、商户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，通过问卷、访谈、工作坊等形式收集他们对空间功能、文化记忆、使用痛点的真实诉求，使更新目标真正反映社区需求；方案深

化阶段持续开放讨论，根据公众意见动态调整设计细节（如公共空间布局、建筑立面风格），避免“闭门造车”导致的方案落地困难。（2）需创新“可视化沟通”工具。利用三维模型、虚拟现实（VR）等技术，将抽象的规划方案转化为直观的空间场景，让公众“沉浸式”体验更新后的空间效果，降低专业术语带来的理解门槛；同时通过社区展览、线上平台等渠道，定期公示更新进展，保持信息透明，增强公众对项目的信任感与参与感。（3）需建立“长效反馈”渠道。更新完成后设置持续跟踪机制，通过社区座谈会、线上问卷等方式收集使用反馈，针对出现的问题（如公共设施维护不足、功能使用不便）及时优化调整，形成“参与-实施-反馈-优化”的闭环，使公众参与贯穿更新全周期，真正成为空间改造的“共同创造者”^[4]。

结束语

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，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正从“单向塑造”转向“共生共创”。规划不再仅是空间蓝图的绘制者，而是需以更开放的姿态整合设计、社区与生态的多维需求；建筑也不再局限于功能容器的角色，而是通过与历史对话、与自然共生，成为激活城市活力的媒介。未来的更新实践，需以协同合作打破专业壁垒，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平衡发展与保护，以公众参与凝聚集体智慧。唯有如此，城市更新才能超越物理空间的改造，成为重塑社区认同、传承文化记忆、构建生态韧性的综合过程，最终实现“人-空间-城市”的和谐共生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王婵玉.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联系与协调发展[J].花炮科技与市场, 2021(4): 270.
- [2]刘建.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探究[J].黑龙江科技信息, 2022(10): 191-192.
- [3]王鹏.关于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城市规划研究[J].绿色环保建材, 2023(10): 260-261.
- [4]李颜.“城市双修”理念下的生态地区城市设计策略[J].建材与装饰, 2022(28): 167-168.